

故事会

李昌钰探案系列小说之《克罗地亚枪声》

穿越战火的三十分(四)

□蒋霞萍

所以魏区·赛诺和飞机前其他人一样,注意力统统转向了Dr.Lee。

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Dr.Lee微笑着也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到了耳朵旁,用非常轻松的语气对着电话说:“玛格丽,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是的……当然非常安全……我们当然是坐飞机,你以为我们都长了翅膀……哈哈……刚刚落地……一架非常特别、总而言之是很棒的直升机……特种部队护航,你放心!麦克·巴顿?他很好,魏区·赛诺当然也很好,刚刚在飞机上他们都睡着了。OK拜拜!”

说完,Dr.Lee关了手机,转过身向阿格隆果地一挥,嘴巴里干净利落地蹦出一个短语:“let's go!”他用比往常更快的速度,身手矫捷地

上了直升机。Dr.Lee知道,如果他今天不第一个上这架“总而言之很棒的飞机”,没有一个人会上去!

“呼呼呼……”引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直升机摇晃地起飞了。军用直升机机舱很窄,而且除了正副驾驶员,没有其他任何座椅,他们像伞兵一样,席地分坐在机舱的两边。Dr.Lee突然想起来,刚一见,指挥官曾不经意地问过他们当中谁有过跳伞的经历。当时他还以为指挥官在跟大家开玩笑,所以没在意。现在他总算明白了。

Dr.Lee环视了一下机舱里的人,发现大家都紧张地背贴着金属机舱板,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感受着头顶上的呼呼声。飞机的震动直接通过后脊梁神经传到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种感觉一方面很刺激,一方面又使人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估计大家这时候也都想起了指挥官刚才关于跳伞的问话。其实就算有过跳伞的经历,哪怕就是伞兵又能怎么样?他们现在连一只伞包都没有,就是说如果遇到意外,他们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大家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Dr.Lee坐在最靠近驾驶员的后方位置,麦克·巴顿坐在他的旁边,魏区·赛诺坐在麦克·巴顿的对面。不知道是因为气流太大,还是因为飞机实在太老了,直升机刚刚离开地面,就厉害地颠簸起来。

突然,三个人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立刻分别紧张地用目光搜索起机舱的每一个角落。

“你们找什么?是不是有行李忘了带上飞机?”三个人的异常神情,引起了指挥官的注意。

一阵目光搜索之后,三个人的目光又交叉在一起。这一次他们轻松地相视一笑。

“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忘带上飞机。”老规矩,麦克·巴顿代表“三剑客”回答了指挥官。

只有“三剑客”自己心里明白,刚才他们紧张搜索,是因为飞机颠簸使他们同时想起了曾经一起处理过的军用直升机爆炸案。

就是在人群中多看几眼,恐怕难有人看出他是一位战斗英雄,他就是我的岳父汤平。

曾有一段时期,时常有人晒着古城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在南门大桥上,晨曦中,一位老人总是迎着朝阳,身着褪色蓝布中山装,腰板挺直,一脸严肃,双目凝视着东北方向。这位老人就是汤平,那一年,外城河内侧有高高的城墙,城河三丈多宽,围攻如皋城战斗,他曾作为先遣队员,泅水过河,冒着枪林弹雨,登墙制敌,许多战友纷纷倒下。作为幸存者,他总不忘那血腥却更壮烈的一幕幕,无数次在内心向牺牲的战友默默致敬,后来那里有了一座抗战胜利墙,再后来他也融入了那座纪念馆里,成了后人不尽的思念。

岳父1944年在他老家江防参加革命,时名汤坚,还不到十六岁,深受其舅舅汤小冬(红十四军三团某营教导员,1931年夏被捕牺牲)影响,当时参加游击队,因为江边长大,水性好,而且作战勇敢,才被选调参加围攻如皋城的战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位于新华书店楼上的民政局“打杂”,协助做些信访接待工作,民政信访“三老”优待对象多。若是遇到有关1949年前当过兵的情况拿不准,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总要去西边的图书馆后院找一位老伤残军人来核实。后来才知道,老伤残军人叫汤平,战争年

代叫汤坚,任过班长、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身经百战,多次立功,也数次负伤致残,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更是如皋县警卫团一连(被誉为“雉水雄鹰”的特等功臣连)幸存者之一。当年在野战医院疗伤期间,他即开始回忆、记录和整理一连历经的战斗和全体指战员的英雄事迹。作为当时仅有小学二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晚上有时间就点着点燃的香烟练习瞄准射击,只有利用行军途中在前面战友背包上贴些字来补点文化知识。在伤愈归队和转业地方工作后,他不顾伤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继续收集、整理、考订相关材料,并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凭借粗浅的文化知识,用放大镜,一字一字将自己回忆的内容和收集整理的资料编写成册。

常听岳父说他有三哭。作为九死一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应该高兴才是,我当时不解,怎么会有“三哭”?他说,

“三哭”和“三笑”

——忆岳父汤平

□顾小平

一是难忘之哭,为牺牲的战友哭,从他回忆录里可见,多少首长、战友们被夺去生命,副团长何正牺牲时就不远处;眼睁睁目睹营长卢锦珠、连长卢义仁被罪恶的子弹击中;郭斌营长战斗到最后,不幸被俘,在狱中仍坚贞不屈,后英勇就义等等。每当想到这些,他无不伤心痛哭?二是难为之哭,1952年作为副营职从部队转地方工作,他由于多次负伤,患有脑震荡等后遗症,身上还有无法取出的弹片弹头,于是他主动向组织要求干部做小点,越小越好,怕耽误了工作,时常为自己力不从心,身不由己而哭,哭自己不能为组织多做些事。三是难忍之哭,他常向我们打招呼,尤其碰到天作变,欲雨未雨,草枯草青时,他的老毛病发作,身上的弹片弹头作怪,时常疼得无法控制,失声痛哭,但在我们面前,他总是强忍着,只是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自言自语,责怪天气。

岳父平时话不多,身教胜于言教。在

闲谈交流中,若是说到从前,提及打仗,他似乎忽然来了精神,眼中放电,露出激动的目光,仿佛一下子回到当年的战斗之中。由于作战机智勇敢,领导让他当指导员,他很不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是个孩子,担心很难胜任,后经磨练,渐渐成长,也增强了底气信心。

岳父还有“三笑”。一笑家庭和睦,虽没有大富大贵,但子女们都成家立业,孙子孙女们也学有所成,为他们成为合格接班人感到高兴。二笑社会和谐,想不到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衣食无忧。三笑生活和美,他笑能活到这把年纪是托共产党的福,不能做事了,起不了什么作用,党和国家还这么关心。他最高兴的事是在外的老首长们回如皋,总想来登门看望他。

岳父一直保持着“老三样”:旧军装、中山装,旧军鞋、老布鞋,旧军帽、东北帽。记得耐克流行时,大舅哥出于好心买了双耐克鞋送给他,结果他不分说从楼上给扔出去,从此谁也不敢打破他的“老三样”。参加外面的活动,他有个规矩,从不在外面吃饭,身体原因,习惯使然。

岳父很少也最怕去医院,虽伤残多病,只是拿点药吃吃之,十年前的一天,实在撑不下去的他还是被子女们强送进医院治疗,可惜也成了他最后一次住院。

这就是在人群中怎么也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位战斗英雄的答案。

旅途

□何晓燕

是谁曾在耳边轻轻说
亲爱的,你告诉我
荆棘,乱岭
风是如何吹过

池中水莲次第开放
天上月儿或圆或缺
千百年来

谁在听凭时光的恩赐
让每一个跋涉的灵魂
都有父母的陪伴慰藉最初的寂寞

来时的脚步

默读

生命是如此不可预测的长路
有微笑有泪水
有寄托有孤独
停留在又一年的中秋
时间正如恒河沙数

我当如何将心灵作个安顿
巢穴里没有可以独白的钢琴
心中的潮汐若隐若现
亲爱的,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斑斓

匆匆

历史正一年年积淀
行走在流浪的旅途
不是所有的花儿都会开放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会成长
或迟或早
花会离枝梗
我将不再在这里

所以
遥望少年的懵懂
聆听花儿的坠落
花若离枝随莲去
搁开已经无同时

于是,去寻找
那些长眠的灵魂
寻找
那些浴火中的重生

爱,别离
生生世世
我们将不留痕迹
亲爱的,你告诉我
那重生的凤凰是不是已经熬
过了漫漫长夜
那风吹过的长夜是不是已经
寻找到了光明



秋色醉人叶酡红

小容摄

勇当长三角北翼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奋力谱写

如皋现代化建设新篇章